

中文  
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中華書局

樹藩 編纂

中文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中文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高樹藩 編纂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787 × 1092毫米 · 151印張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000册 定價: 120.80元

ISBN7—101—00614—0/Z·62

# 影印說明

《中文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原名《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是臺灣學者高樹藩先生編纂的一部綜貫形、音、義演變關係的大型漢字字典，由臺北正中書局出版。這部字典分析字形，先選列不同形體，以篆體為主，上溯甲骨文、金文，就其原形以釋本義，並引諸家考釋，加以申說，詳明易解；注音除注今音外，兼及古音；釋義分列義項，每一義項先定詞性，詞性定而用法明；許多字在釋義後又有辨正一項，或列舉異體，或分別形似，或辨析同義字、近義字，以助讀者正確掌握漢字。由於它在內容和編纂方式上有明顯的優點，自一九七一年問世以來，曾多次增訂重版，是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地頗有影響的一部工具書，林語堂甚至稱之為開中國辭書新紀元的不同凡響的創作。爲了促進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現據正中書局一九八四年增訂本影印出版，書名改爲《中文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內容除極個別地方外，不作改動，以供辭書編纂工作者和廣大讀者使用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九年三月

# 林序

這是一本精心結構極合現代人需要的獨家創作，在中國字書可以說是開一新紀元。以前段玉裁注說文，小徐作說文繫傳，朱駿聲作通訓定聲，皆以一人畢生精力為之，而加以個人見解。其餘切韻之改為廣韻，集韻，多半是蒐集材料，增廣字數。佩文韻府，經籍纂詁以多數學人通力合作，是屬於編纂性質。民國以來有幾部開山著作，如日人諸轍的「大漢和字典」，張相的「詩詞曲語匯釋」，汪怡的「國語詞典」，都是值得我們稱贊的著作。所謂著作，就是說不限於抄襲補苴，而是直接由古籍及今語中的語文材料爬梳整理出來。此外如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丁福保之「說文詁林」，金祥恆的「續甲骨文編」等等，對於甲骨金石文，或加以整理排列，或多所發明，使我們對於文字之演變，比較清楚。

現代我們所需要的是一部給大學生、教師及一般人應用的字典，把中國文字形、聲、義的演變關係綜貫起來，以便檢查。向來字書只定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對於字形、字音、字義，多少要明其流變匯通之跡。「詁林」材料雖好，却非一般人所能問津。以語文研究而論，我們對音聲之演變，尚未有精細條理說得出來，還是什麼雙聲疊韻，通轉對轉極其含糊的話。但是對於字形及字義之演變關係，都有不少學人研究過；朱駿聲的通訓定聲，尤有大貢獻。或疑朱氏以轉注為引伸，以「令、長」二字為轉注，亂許氏六書之例，實則以短長之長引伸為縣長、郡長、長輩之長，正是字的孳乳。

我於去年年初過臺，得見此書樣本，不勝驚喜，嘆為佳作。後來經過多少周折，才得識高樹藩、王修明二先生，又得借觀所已排印的一部分。這才知道這書是二位以私人精力，共同商酌體例，由高君擔任編

纂，王君負責校正，歷時十有五年，始獲成書。因循高君之請，作弁言數語。這書一看，我就知道不同凡響，其立例甚嚴，一點沒有避難就易。如對字形演變的所謂六書，細心抽繹各說，說可兩通者，分錄並存，瑜瑕互見者，從善節述，尤多摘述近人高鴻縉、林義光、商承祚、李敬齋等的意見；其間去取真是不易，檢者却可以於十數行間，得其要領。又稱引古籍、唐詩、宋詞、元曲，及明清小說，必細舉篇名出處，每每一字不得，就得翻檢全卷。其次，這書以九品詞定各字的詞性，這真是開山工作，而是最吃力不討好的，其間或有可議之處，但總是筭路藍縷，替後人拓荒工作。我以為字書應舉出字之詞性，詞性定而後用法明。第三許多的字有「辨正」一條，或舉出異體（如並之與竝，伏羲又作庖犧，彷彿又作髮髻），或辨別形似，提防譌俗，或列舉相對字義。這尤是現代字書所應備的一端。所以我樂於寫此數行，表示我對作者不辭勞瘁完成大業的欽佩。

## 林語堂

一九七一年三月

# 楊序

「漢書藝文志」小學家著錄「史籀十五篇」，注曰：「周宣王時太史」。論者據之謂我國字書之興，遠在西元前九世紀，視希臘在前五世紀之撰「難解語辭典」，猶早四世紀也。雖王國維不信「史籀篇」之年代，但潘重規先生則駁之甚力。竊以為在西安半坡發見陶器上刻畫之符號，是否可證我國在六千年前已有文字之萌芽，雖有疑問，但三千餘年前之殷虛卜辭，已為成熟之文字，則無可疑。現既早有記誦于支紀日之「六甲書」發見，則在周宣王時有教人認識文字之「史籀篇」，更為事勢所必然，故駱以潘說堪為定論也。至我國創立部首以編字典者，則有成書於一世紀末之許慎「說文解字」；其後晉呂忱繼成「字林」。唐時「說文」、「字林」同重，「字林」雖佚，然今本「說文」實有由「字林」竄亂之文。北魏江式又繼之成「古今文字」，要皆不及梁顧野王「玉篇」說解之詳。今本「玉篇」宋陳彭年嘗據唐孫強本增字，然於說解刪芟實多，幸楊守敬於清末在日本發見未刪說解之舊鈔「玉篇」卷子，雖三十卷之書，僅存六卷，然駱讀發明平假名之唐日本僧空海所撰「萬象名義」，知其全錄「玉篇」詳本，未嘗增刪一字；復以唐釋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百卷所引「玉篇」五百三十二條校之，證據尤為確鑿。至野王書後所附「分毫字樣」，即後世字辨之所由起，亦可見其力崇實用；從慧琳引書中且可見自南朝以迄唐代，字書種類至繁，多出隋唐志著錄之外，而「字典」一詞之作為書名，亦即見其所引書中，故「一切經音義」者，實中古時期字典之總匯也。

逮至北宋王洙、胡宿、張次立、范鎮、司馬光奉敕成「類篇」，收字由許慎之九千三百五十三，呂忱之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顧野王之二萬二千，驟增至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諸書所隸部首雖與許慎小有出

入，然大體上不出「說文」五百四十部之範疇，殊不便於檢尋。「類篇」成書於宋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其前六十九年，即遼聖宗統和十五年（九九七），釋行均撰「龍龕手鏡」，開始省為二百四十二部，然仍嫌凌亂無次，蓋思變而不知所以變者，故不為世重。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梅膺祚撰「字彙」成，省併部首為二百一十四，部首排列及部中字排列，皆以筆劃寡多為準，是書一出，用者稱便。路曾搜集是書各種板本，知各地翻刻至少三十餘次，其抄襲是書別稱「同文字彙」、「懸金字彙」、「玉堂字彙」、「文成字彙」者亦有十餘本；又有拾遺補闕撰為「字彙補」（吳任臣）者，其盛行於時可知。

清初張自烈於康熙十年（一六七一）撰成「正字通」，後板售於廖文英，文英遂剗張名改題自撰，其書就「字彙」重加整理，體例曾有改進。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三月初九日，清聖祖遂有據「字彙」，「正字通」以編「字典」之諭，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書成，即世所稱為「康熙字典」者也。乾隆間王錫侯撰「字貫」，於「康熙字典」偶有糾正，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十一月，不僅錫侯逮獄論死，江西巡撫至監司亦均革職。此後於欽定御纂之書，孰敢議者？終清之世，除注疏「說文」或依韻編列（如「經籍纂詁」）者外，其按部首編著之字典，略所見僅沙木「藝文備覽」一帙而已。道光間清宣宗命王引之重校康熙字典，以引之之學，原可一正其謬，但所成「字典校字錄」、「字典考證」僅敢比於校勘之列，然摘出引書錯誤已達二千五百八十八條。其後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英浩又撰「字典校錄」，日本渡部溫亦有「康熙字典訂正」之作。民國肇造，陸爾奎之「新字典」（一九二二年）陸費逵之「中華大字典」（一九二四年）先後成，革命建國，即在為學術上解除桎梏，亦有其深遠之意義，於此可見！

乾嘉學風，世所豔稱，然無論其詁經校字，考證名物，以迨金文之研讀，契文之發見，二百年來千百才智之士精力之所萃，謂為儲積字典資料之學，亦不為過，駱因悉取之而以阮元「經籍纂詁」為藍本，撰「經籍纂詁疏證」及「經籍纂辭」、「經籍纂音」為三帙，一九二七年以先後受法國「狄岱麓百科全書」



、英國「牛津大辭典」之影響，擴充以為「中華大辭典」，意在網羅詞彙之資料，以事於學術上之科際整合，致力四十年，前五載始得日人之合作開始排版，現所排雖已達三千餘萬言，然再有數載或始得與世見。竊以此作，卷帙繁重，不必周於世用，特為字典之字典，辭典之辭典，有此而後可據以編撰為正確精簡供一般應用之字典辭典，至於今行世之字典與辭典，雖有一二可勉應時需，其餘則多由相互勦襲而成，至獨抒心力體例適當，以駱所見蓋無出高樹藩君「形音義綜合大字典」之右者。

十餘年前駱應某部之邀，至大崎脚講演，講畢樹藩來見，謂方獨力編字典，商體例於駱，空谷足音，聞之蹙然而喜。以駱四十年所歷之艱苦，樹藩所歷之艱苦可知，樹藩自編自排，間有匱乏，時駱已自所主世界書局退休，私力雖至有限，不足以解其困，然亦稍稍資助之，竊望其工作不至中斷耳。至是遂勸其與出版家合作，而以為力能營此而復肯與之合作者，舍正中書局實莫屬，因建言樹藩商之正中書局，是局復以諮於駱，駱遂得力贊其成，樹藩之堅苦卓絕，固駱所欽，而正中書局之耗巨資以成人之美，則尤駱所敬佩而不能自己者也！

前數歲中央社黃肇珩女士電駱，謂林語堂先生擬約見編字典者，駱與林先生固素識，遂復因中央社介樹藩謁林先生，林先生為序其書，樹藩亦以序求於駱，駱不能辭。然以「中華大辭典」逐日發稿，兼之講授於諸大學間，終無須臾之暇以報命，而正中書局以書成，亦責駱為一言以弁於首，駱雖未能備讀樹藩稿，然是書體例具在，其美善固無待於駱之贅辭，爰述中國字典之歷史，聊為引喙，至辭書韻書之歷史，則不具述。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 金陵楊家駱謹識

# 陳序

中文形音義綜合大字典，由高世兄樹藩編纂，王修明學兄校正，竭十餘年之力而成書，其特色有三：一為字形之說明、根據說文，上遡甲骨文，金文，就其原形以釋其本義；並臚列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及草書於每一字之下，以明其演變之跡。二為字音之注釋、以現行國音為主，而兼注反切與聲韻，既便於通常應用，又便於閱讀古書；其有一字破讀，或一字數讀者，皆以音統義，使其不致混淆。三為字義之解釋、依文法九品詞類分別說明每字之詞類，皆舉例證明，使義例配合，而確知其出處；一字有數義，而詞類因之不同者，亦可以大明矣。

樹藩為予在清季肄業黃陂縣北路道明小學時已故同學高士毅兄之哲嗣，幼承庭訓，益以潛心自修，學有專長；修明亦為予之道明同學，對國學素有研究；今見此書之成，至感欣慰。惟編輯字典，極為繁雜，非經再三改訂，恐不易完善，讀者如不吝指正，想亦為本書編者所樂聞也。

陳啓天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于臺北寄蘭

# 胡序

讀書自識字始，屬文自綴字始，此字書之所以為世重也！然我國文字，言形則有古文、篆文、隸書、草書、行書、楷書之變，言音則有古今、南北之異，言義則有本義、引義、借義之分，欲其廣蒐綜合而條貫之，博徵約取而比次之，以成一可奉為典常之字書，憂乎難矣。

余蒞正中書局後，此一思想，常縈迴於腦際，每欲出一解釋詳確、考訂精審之形、音、義綜合字書，廣應世用，十年來，與士林君子，多所接觸，咸以茲事體大，久未能舉。年前以友人任覺五、胡一貫二兄之介，獲覩高君樹藩所編之字典樣本，覺其內容體例，不但能冶形音義於一鑪，檢一形而源流畢見，查一音而眾例並舉，尋一義而諸訓皆備，誠足示識字屬文之典；且其功用，更有合解字之書與檢字之書為一、合字書與辭書為一、合雅語義與俗語義為一、合明訓詁與通文法為一四善，遂約定由本局出版。此書之成，高君究費多少心血，經歷幾許艱苦，固非他人所得而知，即在印製過程之中所遭遇之周折困難，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者！爰述其遇合梗概，以弁其首。至全書排製匆促，謬漏難免，即當重加檢勘，仍乞博雅君子，隨時賜教，俾便再版更正，則幸甚矣。

本書承丁榮先生校閱全稿，劉玉琛先生校對注音，劉潤明、金幼鎔二先生指導印製，唐繼謨先生督理印製，用心用力之勤，令人感佩，並此誌謝！

胡

軌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 編者敘

我國文字，有一字數形者，有一形數音者，有一音數義者，必須溯其本源與沿革，然後形音義三者始明。竊擬本此編一新型字典，以供當前需要，乃就教於世伯王修明先生，勉以茲事體大，特宜謹嚴，並允担任校正，以助其成，今書獲梓行，爰述發端及編製梗概，以明其實。

本書屬稿之初，以體例未臻完備，構思難如理想，因之增訂至再，修正頻仍，以故四印樣本，兩度易稿，十五年來，歷盡艱苦，困阻備嘗，而本人尤鍥而不舍，勉盡一得之愚者，總期能使此書之完美無闕，足饜用書者之所望。故其正形也，雖以六書釋字原，而仍宗四體（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二用（轉注、假借）之說；其審音也，雖反切、聲韻、注音、拼音間有未盡吻合，而重在以音統義；其析義也，雖多準之字書而間附俗義；凡此要在便於理解，免致疑誤；雖未能必至，固已竭我心力矣。

書稿編纂期中，首承楊教授家駱先生贊許，並惠借款項；旋承林博士語堂先生陳世伯啓天先生及沙師學浚先生面賜鼓勵，嗣後我長官陳公養浩及前肄業武大附小時之楊校長一如先生，各借鉅款相助，目下各欸璧還，而書稿之得以進行不輟，實賴此助！又師友中予以精神及物質之援助者衆，亦均緬佩難忘。

書稿既成，進行排製，初未自量，力有不繼；承任師覺五暨胡師一貫，介之正中書局，乃獲董事長胡師步日重視，派鈕先銘、陳兆榮、李子喬三先生商談，同覺此書優點頗多，訂約後，復得李子喬、楊羣奮、賈耀愷三先生之協助，乃底於成，均所感激。

本書稿成排製，前後歷時七年，承傅琛學長及曹君泰國，先為校閱，陳君劍虹及程君福虎，整理字形，高君慶學繪製附圖，馮君肇基刻製銅模鉛字，袁君植彬彙整檢字表，皆為成書之助，並此誌謝。

本書資料抄引，詩文出處查對，字稿整理，多賴內子尤萍英女士率子啓明啓新女蕙珍蕙玲等分任其事，感念賢勞，因并及之。

本書所涉甚廣，余淺學膚受，紕繆難免，如承大雅君子，督教以所不及，俾得於再版時修正，則感甚！幸甚！

高 樹 藩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 增訂版序

字典在講明文字之形體、音韻、意義，使人奉為槩模，以尋繹舊學，啓迪新知，此固盡人而知也。惟我國文字之興甚遠，而形音義三者，不免古今異訓，四方殊音，與時變遷，多所歧異；吾人不達形體，不能筆之於書；不審音韻，不能宣之於口；不通意義，不能見之於用；則字典之編撰，固當惟此是尚。康熙字典，由當代儒臣張玉書等三十人合力纂修，歷時五歲月。書成之日，清聖祖雖自詡其「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無一音之不備矣」；而民初陸費達氏且有「解釋欠精確，訛誤甚多，世俗通用之語多未采入，體例不善不便檢查」之譏評，足知編印完美實用之大型字典，殊非易易。

余任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時，以劉述先教授之介，得識高君樹藩，知其曾竭十餘年心力，編成綜合大字典，於字形之遞嬗，字音之分辨，字義之剖析，徵引繁富，制斷精審，解釋明確，故問世以來，士林稱便；又知初版出書倉卒，間有疎漏，現正重新檢討得失，並參酌讀者意見，從事增訂，心雖善之，甚以未能寓目為悵也！正中書局以出版善書宏揚文化為職志，余現承乏來局主持其事，孜孜焉日在崇實求新務期完美，對印製中之增訂版中文形音義綜合大字典，亦時加檢閱，覺初版書之疎者已正，漏者已補，益知高君發凡起例，獨運匠心，一力編撰於前，今復斟字酌句，不憚勞瘁，親自修校於後，其篤志好學，勤於修業，勇於任事，誠有足多者；是此書之成，更見完美實用，必將大有利於文化之宏揚，豈僅在字書上之創新已耶！

惟全書都五百萬言，各體字凡三四萬個，詞條近萬則，插圖七百餘幅，附表十數種，其間之偶然差失，必所難免，仍祈高明有以教之，俾再版得更正焉。

朱 建 民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

## 蕭序

高君樹藩窮十餘年之力，成形音義大字典一書，於一九七一年由正中書局出版。其體例之新，取材之審，為近日字書所僅見。故問世未久，蓋已如珠玉之無脛而自行。越三歲而再版，並初版之小疵，逐一而設正之。發行至今又五年矣，益為士林所樂用。使作者不復櫛剔，即閱十稔乃至數十稔，亦未嘗不可魁然獨步於坊肆間也。顧高君不以此自憐，日孳孳事鉛槧，撻垢攻瑕，若惟恐其不盡者。一形之未正，一音之未審，一義之未諦，乃至一點一畫，小有曼漶，皆不惜一一改定，意非求其毫髮無遺憾不已也。

余以一九七八年夏來董正中局務，始見是書，頗訝高君用力之勤。披覽所至，偶有一得，輒舉以眎君；君亦不鄙余之不學，忻然察納，其虛懷廣益也若是。今增訂為第三版，乃督余為之序。余嘗見世之學人，凡有述作，既壽棗梨，遂以為千秋之業，名成功竟，不復稍加檢覈；脫令一紙風行，則苟焉以弋利而已，遑復為讀者計邪？是余於高君用心之正，任事之莊，有不能已於言者，至於是書之奄有衆長，則時賢所為序，論之詳矣。

蕭繼宗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 增訂版編者敘

一九七四年八月卅一日

本書初版，余曾親校，於一九七一年三月出版。由於撰稿時之偶然忽略，校對時之過度忙迫，致倉卒間不免有疎漏處，愧疚之情，寢食難安。今就初版書逐一檢討，並參酌讀者諸君意見，細心審度，闕漏者增之，疎誤者訂之，重行雙版梓行，期能少補前愆於萬一。惟字典之釋形、標音、析義不能精審，則用字典者之識形、揣音、衡義即難正確，茲事體大，余今雖重新校正，恐書中仍有不自覺之闕失，尚祈明達君子指教，是所感幸！

此次增訂版之印製，仍承唐君繼謨董理，王君新寶、曹君泰國督印；以搜補修整，事極繁難，學劃指導，各著辛勤，並此誌謝！

### 增訂二版編者敘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五日

書以不訛誤、無疎漏為貴，字典尤然！蓋點畫、聲韻、詮釋一失其正，則人於字典無所取，更較他書為甚。

本字典以新面貌問世，初版間有闕失，經余重行校正，發行增訂版，更受士林重視；此次又作若干修補，以期精益求精。惟編寫疎誤及校排錯失，有時再四修校而仍難發見，尚祈大雅君子，隨時繼續指正，則幸而盡善盡美可期，是皆有拜厚賜矣。

此次增訂二版之印製，承莊君自南董理，曹君泰國督印；並此誌謝！

### 增訂三版編者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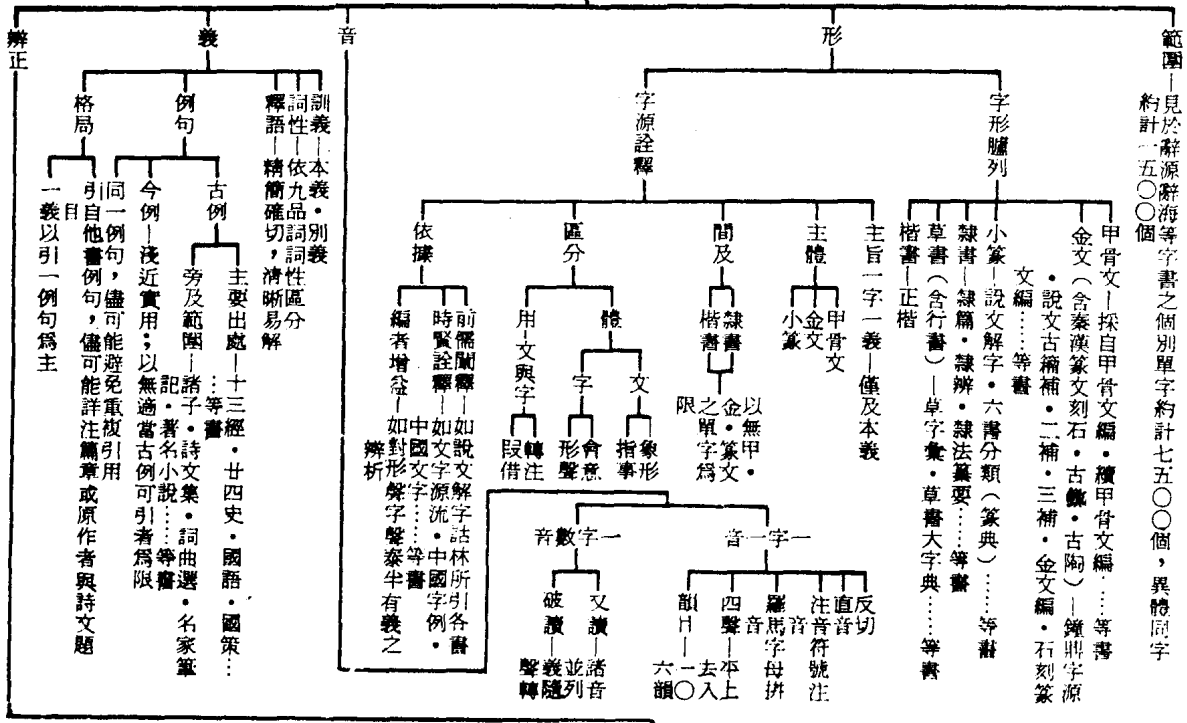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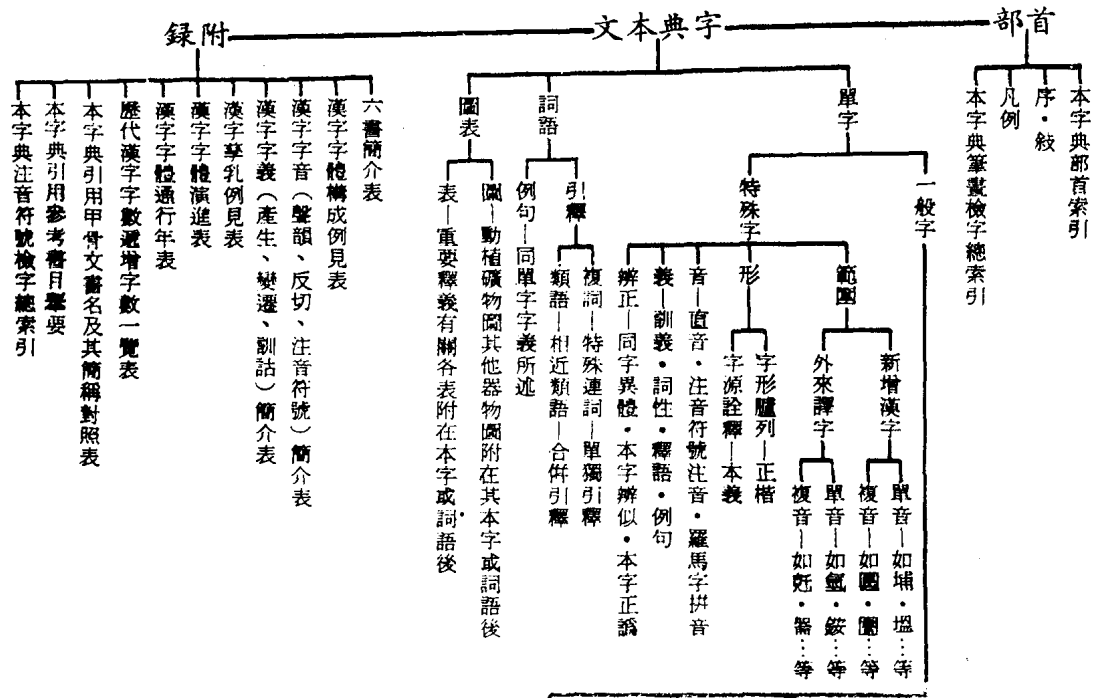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

本書出版以來，兩度增訂，多所釐正。此次因同時發行普及版，施力更多，例如標目楷字之點畫，求合教育部所公佈之國字標準字體；一般仿宋字之獨體、合文求清晰；音讀求明確，義例求吻合；無不逐一勘比，期其有當。然罅漏處不易全免，如承高雅匡正，雖責我切亦愛我厚也，曷勝企禱！此次標目字修正，承陳君善相惠助；印製承姜君宗岱董理，曹君泰國督印；並此誌謝！

高樹藩



# 中文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內容提要



**同字異體**：並之本字作並，隸之同字作並。卻之俗字作却。亂之簡體作亂。本之誤字作本。

**複詞異體**：彷彿亦作方非、放非、仿佛、髣髴。伏羲亦作庖犧、包犧、宓犧。

**專名異音**：可汗讀克寒(可汗)。

**番語讀音**：(父弓)。

**南無讀音**：(无)。

**連文異義**：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有聲有淚曰哭，無聲有淚曰泣。

**相對義字**：危之相對義字為安，苦之相對義字為甘、甜、樂。

**同訓異義**：此之同訓異義字為悅、悅、喜、忭。

**本字辨似**：迴異之迴與迴避之迴，形似而音義實異。奕太之奕與奕奕之奕，形似音同而義實異。

**本字正誤**：圖：丟去之丟从一不，俗易誤从儿。醜酒之醜讀不讀凶，俗易誤讀凶。辦事棘手之棘作棘不作棘，俗易誤作棘。